

綏寇紀略

〔清〕吳偉業 撰

李學穎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吳偉業撰

綏寇紀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封面設計 何 陽

封面題字 李學曾

綴 寇 紀 略

〔清〕吳偉業 撰

李學穎 點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插頁2 印張16.5 字數316,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0083-7

K.1 定價：6.30元

前言

綏寇紀略（以下簡稱紀略）十二卷，補遺三卷，清初吳偉業撰，是記載明末農民戰爭的重要私家史乘。

吳偉業（一六〇九—一六七二），江蘇太倉人。字駿公，號梅村，別署鹿樵生、灌隱主人。崇禎四年（一六三一）中進士，授編修。他是明清之際著名詩人，是復社領袖張溥的得意門生，復社重要成員。梅村少年科第，意氣風發，頗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明末政治敗壞，他仕途並不得意，始終不過文學侍從之臣。後來任南國子監司業，又由于社局黨爭的糾紛，差一點卷入大獄，從此漸趨消沉。明亡後，他在福王政權下做了兩個月的少詹事，對小朝廷政局大為失望，託病告歸。次年，清軍南下，南都亦告覆滅。

梅村當改朝換代，異族入主之際，沒有殉難或反抗的勇氣，也不敢冒投降的惡名，只好甘作遺民，閉戶著書。紀略是他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于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初步寫成。同年，他被迫仕清，做到國子監祭酒。三年後告退回鄉。卒于康熙十年，年六十三歲。

明末清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大動盪大變革的時期，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階級矛盾的總爆發是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而民族矛盾的總爆發，又直接導致農民軍的失敗和清王朝的建立。

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轉戰十餘年，縱橫十數省，屢挫屢起，愈「剿」愈壯，終於推翻了歷時二百八十年的朱明王朝，在我國歷史上寫下了極為壯烈的一章。遺憾的是，農民軍沒有來得及記述自己的歷史，而流傳下來的「野史」，都出于封建文人之手，從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對農民軍進行丑化和誣蔑，紀略在這一點上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梅村志在修史，他寫作此書的動機，正如鄒式金序所云，是因爲明之亡「豈惟天命，蓋亦人事有未盡焉」，企圖從統治階級的角度總結經驗教訓。統觀全書，尚能較認真系統地記載農民軍由小到大的，由弱轉強，由分散到集中，由被動到主動，直至攻克北京，以及明王朝剿撫兩失，攻守無成，由強轉弱，由主動到被動，終於徹底崩潰的全過程。字裏行間，對義軍的興起、策略、組織和紀律有若干如實記述，保存了幾分歷史真面目，這是本書的主要價值所在。

農民軍的始起，可以分爲兩大組成部分：飢民和逃兵。二者都起于陝北延綏一帶。李自成是米脂人，張獻忠是膚施人，二縣皆在延綏，這絕不是偶然的。當時秦地遭受超經濟的剝削最

爲苛重，正稅之外，有新餉、均輸、間架等加派，爲數日增，官吏還要「因緣爲奸，羨餘輒倍」，弄得民不堪命。天啟至崇禎初年，陝北又屢遇飢荒，赤地千里，「流亡捐瘠」，官府不加賑恤，反而嚴加催科，「立視顛仆而莫救」。農民爲了求生，只有「造反」一條路可走，於是小股的「寇」相繼而起，米脂人甚至十分之七都參加了義軍。延綏的士兵自萬曆四十七年就缺餉，至崇禎時，累計缺餉已達一百三十八萬兩。這些士兵們賴以維持最低生計的微薄餉銀，被尅扣入了皇帝和各級官吏將領的私囊，還要作爲勞動力供衙門、宗室、鄉紳的役使，甚至連口糧也被侵吞。延綏赴京軍士因總兵吳自牧剝削行糧而「中道逃歸爲亂」，就是一例。更典型的是，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入衛，兵部把他們調來調去，不發口糧，連續餓了三天肚子，以致這些沿邊勁卒譁變，「叛逆爲賊」，從此「流寇」聲勢擴大到山西。而那些敲骨吸髓的統治者，儘管大內「藏鏹累萬」，親藩「庫中金百萬」，却不肯出一錢賑飢荒，補軍餉，結果是「造反」的民和「剿」民的兵「胥化而爲賊」。星星之火終於蔓延爲撲不滅的燎原大火。

同是義軍，李自成與張獻忠又有不同。計六奇曾比較說：「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見明季北略）我們對比一下書中對這兩位義軍領袖的記載，也可得出同樣的結論。紀略中的張獻忠，明顯的有殘暴與反覆的特點，而對李自成，則在攻擊謾罵之餘，更多贊美與肯定之詞，

說明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忠於歷史事實的。

本書的價值，還在於充分暴露了明王朝末年統治階層的腐敗，從客觀上揭示了其滅亡的必然性。除了封建統治集團和廣大農民這一根本矛盾外，統治集團內部也鈎心鬥角，難以調和。無論君臣、宗室、內宦、官吏、朋黨、地區……所有各種大小權力集團之間，無處不充滿着尖銳激烈的矛盾。在農民起義的大風暴日益高漲並席卷中原的嚴重關頭，以皇帝為首的統治者們却各自為政，爾虞我詐，互相牽制傾軋，互相抵消力量，呈現出一派分崩離析的景象。

末代皇帝朱由檢（崇禎），不貪酒色，不興土木，「搢搢然焦勞宵旰」，號稱有為之主。特別是即位之初，以首誅奄黨首領魏忠賢和客氏大得人心，連李自成對他都有恕詞。梅村出於對故君的尊奉，更為他作了很多粉飾，然而統觀全書，則仍掩蓋不了他既是昏君又是暴君的本質。他也想勵精圖治，也曾「號咷求賢」，但他剛愎自用，「惡直好諛」，聽不得不同意見，伎刻多疑，反覆無常，幾乎不信任任何人。在位十七年，用人隨心所欲，光宰相就走馬燈似的換了五十個，可謂史無前例。他曾經選用著名詞臣文震孟入閣，並幾次起用「性忠直，潔廉無比，好面折廷諍」的黃道周，但不過是為博得尊儒用賢的虛名。所以文震孟不到兩個月就被罷官；而黃道周真的「面折廷諍」起來，却一次又一次遭到奪官外謫。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上疏直言，指出朝廷賞罰

顛倒，功罪混淆，事實鑿鑿有據，觸怒了崇禎，立遭逮治。他所倚任的是「挾其私智，上以彌縫主心，中以諉避事任，下以錮蔽人才」，掌權八年，弄得「萬事潰決不可收」的溫體仁，是當張獻忠再反穀城，中原鼎沸之時，以輔臣督師，指揮失策，駕馭無術，只知一路看驗風水、宣講佛經的楊嗣昌；是「大言無實」、「貪庸躁怯」，「不能用恩信威略相駕馭，而區區日責其竇路」，終於逼使張獻忠降而復反的總理六省軍務熊文燦。他本來頗知宦官擅權之弊，在誅魏忠賢的同時即撤回各鎮內臣。但出于對朝臣的猜忌，不久就又用宦官監軍，用宦官帶兵，以致「戰士解體，盜賊久而不滅」。宦官的權勢與朝中的朋黨相結合，「正類排斥殆盡」，至死不悟的朱由檢，直到農民軍包圍了北京，還以守城之責委於宦官，最終也終為宦官所賣。

正人日退，小人日進，能够留在朝廷的，非怙權謀私，排斥異己的奸佞，即唯唯諾諾，明哲保身的庸人。皇帝孤立于上，羣臣營私于下。這就形成了錯綜複雜的矛盾，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怪現象。對此，紀略都作了或詳或略的忠實記錄。

梅村對自己所處的營壘有清楚的了解，他認識到：「上下猜防，中外燭亂，心志憤懣，法令紛更，天下事浸至於不可為矣。」昏君奸臣，驕將悍卒，處處的矛盾都激化到了頂點，每一個細胞都在潰爛，明王朝的滅亡是勢所必然。

還需要提及的是宗室。明成祖以藩王「靖難」，深恐他人效法，對宗室控制綦嚴。代代相傳，變本加厲。所有親藩以至疏屬，都不能出仕，不許干政，不得典兵，禁止出遊，連送喪到墳園也「非詔令不許」。崇禎時，都門有急，唐王聿鍵請求提軍入援，馬上被廢爲庶人，禁錮鳳陽，稱爲「罪宗」。這樣造就出來的諸王，上等的附庸風雅，中等的安富尊榮，下等的荒淫無恥，而其共同點則是不敢也不想關心國事。這一羣「坐糜國儲」的廢物，面對着農民起義的烽火，唯一的本能就是死死抱住自己的巨額財富。其結果是土地城池、金庫糧倉都爲農民軍唾手而得，這對於以「建置維屏」爲宗旨的藩封制度無疑是一個絕大的諷刺！明亡後所有抗清政權無一成功，與所擁戴的宗室——從福王到桂王——都是這一類廢物恐怕也不是沒有關係的。

後世評價紀略「搜輯記載，具有原本」，「既詳且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縱觀全書，梅村所據的材料大體有這樣幾個來源：第一是官方記載，即邸報。著名史學家談遷自述在重寫國權的過程中，曾從梅村借得「舊邸報若干」，並對國權「多所裁訂，各有開相證也」（見北游錄紀郵上）。這些邸報當然也就是梅村寫作紀略時所使用的。書中記錄了多次戰役的時間、地點、兵力、斬級數、行軍路線，引用甚至全錄了很多奏疏，也只有從邸報中才能鈔得。第二是當事人的敘述，如直接與農民軍作戰的杜文煥、親自巡視陝北戰場的吳姓，以及黃子威、李長祥、王于蕃

等，這些人談親身見聞，雖或有片面粉飾之詞，但畢竟較得之傳聞更爲實在。三是私人書信，如卷五附記中錄陳益吾與楊翠屏、王軒籟、金天樞書，卷十附記中錄陳益吾與許霞城書等。私書往往比公文更少諱飾，也就更接近于真實。此外則廣采傳聞，由于去明亡未遠，舊人多在，材料較易收集和核對。而且梅村寫作態度比較謹嚴，爲使史實信而有徵，並不偏信口述，還儘可能多方加以參訂。如王嘉胤之死，疑杜文煥所述「于督撫所奏報獨殊」，並與李繼貞奏疏對照，認爲可能是杜「臨事已誤」，「護前不改」。本書優于那些以訛傳訛甚至捏造事實的「野史」而爲學者所重視，其原因蓋有所在。故清修明史，于明末有關紀傳，不少取材於此。今天，我們研究明末史實和農民起義，本書仍是重要的資料之一。

當然，梅村的立場是封建士大夫的立場，紀略的主導方面和許多篇幅仍然是對農民起義的敵視和誣蔑。他所據以成書的資料，得之傳聞者固然難免有不少夸大失實之處，即見之奏疏報章者，也因當時「奏報多不以實」而不盡可靠。梅村自己也不免有偏見和私意甚至忌諱羈雜其間，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紀略在寫作方法上也有特色，它既非編年，也非紀傳，而是每卷取一個主要人物或事件爲中心，以三字標目，把有關的材料組織進去，兼及其他。如通城擊以李自成爲中心，鹽亭誅以張

獻忠爲中心，開縣敗以楊嗣昌爲中心，九江哀以左良玉爲中心，澠池渡記各省「流寇」之初起，穀城變寫明廷招安之失敗等梅村。以文人之筆爲史，欲避免刻板枯燥之弊，采取了唐蘇鶚杜陽雜編錄奇聞異事的寫法，結構剪裁，煞費苦心，確有過人之處。至於文筆之流暢，議論之痛切，自不待言。但也因此而顯得鬆散，具體人事各卷彼此互見，難免間有重出。四庫全書總目謂之「織仄」，似即指此而言。

本書初名鹿樵紀聞，後數易其名。談遷于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在北京見到稿本，名流寇輯略。又據潘耒懷陵流寇始終錄序，則似梅村生前已有刻本，名綏寇紀聞，今不見。康熙十年末（一六七二年）梅村臨終前寫給兒子的遺書中，稱流寇紀略，並云：「爲無錫、常熟友人借去其半，叢中尚有鈔本，須收葺完全。」未及刊刻，恐潘序所說未必可靠。綏寇紀略當是鄭式金刊刻時所定，其實此名並不確切，因爲內容並非「綏寇」，恰恰相反，是記載明王朝如何被「寇」綏掉的過程。「綏寇」的篇幅極少，僅于通城擊、鹽亭誅之末略作交代而已，而這已經是清王朝的事情了。

紀略初刻于康熙十三年甲寅（一六七四），僅十二卷。嘉慶九年甲子（一八〇四）張海鵬所刻照曠閣刊本，補入虞淵沉中下二卷及附紀一卷，即收入學津討原者，然尾葉尚有闕文。至嘉慶十四年己巳（一八〇九），黃廷鑑又覓得舊鈔，補足書尾所脫四百七十四字，重刊照曠閣本，始

稱足本。現即以嘉慶己巳照曠閣刊本爲底本，校以康熙甲寅刻本（簡稱康熙本）及學津討原本（簡稱甲子本）。其人名、地名、年月之異同，並以明史、國權、懷陵流寇始終錄參校之，以資閱讀研究之參考。至避諱字及形近易訛之刻誤，則逕行改正，不復出校。

李學穎 一九八五年三月

綏寇紀略目錄

卷一	澗池渡	一
卷二	車箱困	五
卷三	真寧恨	六
卷四	朱陽潰	九
卷五	黑水擒	二二
卷六	穀城變	四七
卷七	開縣敗	七三
卷八	汴渠墊	一〇五
卷九	通城擊	一三七
卷十	鹽亭誅	一七三
卷十一	九江哀	三〇一

卷十二 虞淵沉上.....三三一

補遺上 虞淵沉中.....三六七

補遺中 虞淵沉下.....四〇七

補遺下 附紀.....四六九

附錄

鄒式金原序.....五〇五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五〇六

朱彝尊跋綏寇紀略.....五〇七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五〇八

揆叙陳光亨雜識.....五〇九

趙翼簷曝雜記.....五〇九

錢林文獻徵存錄.....五一四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補逸.....五一五

綏寇紀略卷一

澠池渡

崇禎元年戊辰三月二十日，昧爽前，全秦天赤如血。五、六、七月，西安有孽火入人家，色青，光熒熒然，廣輪盈尺者數十，旋于地若闕，不濫炎，民磔鷄犬禳之乃去。自四月至七月不雨，八月恒雨，霜殺稼，冬大雨雪，木冰，歲大饑。秦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延綏據河爲塞，斥衍千二百里，築三十六堡，分險列戍，沙磧不生五穀，富民計口仰食，縣官承平忼愾。算崇禎改元，上距萬曆四十七年，延餉缺額者至一百三十八萬。天啟中，秦撫喬應甲、延撫朱童蒙，皆奄黨也。應甲貪婪狂易，法紀潰弛，四封之內，攻亭長殺長吏而莫禁。嘗有道臣袁養和被劫請捕（二），應甲反脅取養和千金，中書張賀昌被劫執，巡捕典史王允德索賂二百金，以是被盜之家，莫敢控告。童蒙脔削軍廩，助三殿大工。兵民側目，始禍實自兩人。秦地所出新餉、均輸、間架三者，專以備他急，數日增，吏因緣爲奸，羨餘輒倍。西安鎮兵數萬，率買閒占役，以空名隸尺籍。兵科劉懋疏：秦兵屬邊操者賣于邊官，

歲納班價；屬參都者賣于參都，月納班錢。操兵三千，占于各衙門、司道、宗室、鄉紳，以供役使。民不堪，復無所憚，以此糾合邊人爲賊。

十一月，白水男子王二反，王二劫宜君縣獄，拒捕，逃入首稽溝回賊巢穴。十一月，內通白水衙役楊發、蒲城王高等爲亂。掠蒲城之孝童、韓城之淄川鎮。王左掛原名王之爵，有苗美、飛山虎、大紅狼等同起。起于宜

川。地名龍耳嘴。十二月，三邊總督武之望奏固原兵變，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兵劫固原州庫。總兵錢中

選無軍紀，得免論。巡按御史吳煥糾巡撫胡廷宴贖賄不視事，與延撫岳和聲以邊兵饑民互相推

匿，所奏報俱不實，致成大患。兵部尚書王洽請覈其事以聞。刑給事薛國觀奏言：淳化、綏德

等處，流賊千百爲羣，由喬應甲縱盜釀禍。得旨報聞。

二年己巳，正月，鄖陽撫治梁應澤奏陝西賊王大梁一名大梁王。三千人入略陽，逼漢中。十

二月二十六日（三），漢南賊大梁王從成縣，兩當逼近略陽、漢中，官兵追至寧羗州，逸去。後復趨略陽，官兵戰敗，鄖撫告

急。商洛道劉應遇討白水賊王二，斬之。餘黨竄入黃龍山首稽溝。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遊

擊李英。二月，總督武之望病死，胡廷宴閑住。以陝西左布政劉廣生爲秦撫，右副都御史楊

鶴總督三邊。岳和聲罷。吳煥疏，盜首戊辰七月王二作難，己巳盜首韓世盤、韓世友、胡之槐、吳養臣皆邊兵，故和

聲亦罷。以河南左布政張夢鯨爲延撫，吳自勉爲延綏總兵。四月，階州叛兵周大旺等作亂，副

將賀虎臣捕得伏誅。督糧道參議洪承疇率鄉勇圍左掛于雲陽，幾成擒，暮大雷雨作，遁去。三

月廿一日，賊自真寧逼三水，遊擊高從龍卻之，賊入馬蘭山。四月九日，復犯耀州。承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分十二營，圍賊于雲陽，幾獲之。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劉應遇追漢南賊于大石川，所將卒斬王大

梁于陣，圍其餘黨于伏羌之五丁峽，將盡殲之。寧羌知州陳元瓚失防，賊遁去。劉應遇提毛兵入漢

合川，將吳國輔兵擊賊于略陽，十戰皆捷。賊屯垣口，有守備王元極陷陣，馬蹶被殺，猶手握賊級不置。賊退漢陰，應遇令都司

解文英同蜀將吳國輔、李標奇追至大石川，斬五百級，把總李旺得賊首王大梁，餘解散。十一月，京師戒嚴。延綏

總兵吳自勉入援，侵行糧，軍中道逃歸爲亂，延撫張夢鯨憤恚死。自勉沿途逗遛，賄放精兵，變賣營馬，夢

鯨憤鬱以死。瀕死，移書楊鶴劄參，鶴不以上聞。山西巡撫耿如杞亦率兵入衛，叛逃爲賊。耿所統皆沿邊勁卒，

已至都下矣。兵部調守通，明日又調守昌，又明日又調守良鄉。功令：兵到日不准開糧，次日列營汛地乃給之。西兵連調三日，

三日不得糧，既餒且怒，遂沿山東一帶劫掠，耿以不戢軍士遽問。耿既逮，五千人哄然盡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起矣。

以洪承疇爲延綏巡撫。兵部尚書王洽有罪下獄，左侍郎申用懋晉尚書。

三年庚午，正月，申用懋自劾免。以薊督梁廷棟爲兵部尚書。吳自勉罷，以臨洮總兵王

承恩爲延綏總兵。其改用王承恩，以兵將不安剝軍事未上聞也。後李應期聞邊，據所聞參劾，上怒甚，提問自勉，于四

年九月病故。薊督張鳳翼留承恩春防，甘肅總兵楊嘉謨入援踐更，率其兵駐東協。時錢中選亦入